

人生殊不易

林语堂文集



群言出版社
Qinyan Press

人生殊不易

林语堂

文集



群言出版社
Qiny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殊不易 / 林语堂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80256-179-3

I. ①人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
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3056号

人生殊不易

出版人 范 芳

责任编辑 王 晋
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(Qunyan Press)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

邮政编码 100006
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
编 辑 部 010-65276609 65262436
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读者服务 010-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
封面设计 朱 雨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20×889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02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179-3

定 价 28.00元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目 录

- 海呐除夕歌 / 001
- 劝文豪歌 / 003
- 《语丝》的体裁 / 005
- 插论《语丝》的文体 / 008
- 论骂人之难 / 015
- 译莪默诗五首 / 018
- 答《对于译莪默诗底商榷》 / 021
- 《英语备考》之荒谬 / 026
- 哈第论死生与上帝 / 030
- 给孔祥熙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/ 041
- 缘起 / 044
- 论语社同人戒条 / 049
- 有驴无人骑 / 050
- 中政会先生未学算法 / 052
- 牛兰被审 / 053
- 中大得人 / 054
- 学者会议 / 055
- 李石岑善言性与天道 / 056
- 图书评论多幽默 / 058
- “雨花”幽默文选 / 059
- 弥罗妙文 / 063
- 《论语》第二期编辑后记 / 066

一国三公 / 067
述而主义 / 068
汤尔和识见 / 069
取消治外法权之又一理由 / 070
岁在壬申 / 071
关于“幽默”复×××小伙计书 / 072
关于《弥罗妙文》复李宝泉书 / 074
关于“幽默”复徐绪昌书 / 081
《论语》第三期编辑后记 / 083
我们的态度 / 085
奉旨不哭不笑 / 087
思甘地 / 089
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之老大 / 090
关于《志摩与我》复韩慕孙书 / 091
九疑 / 095
尊禹论 / 097
断烂朝报 / 099
汪精卫出国 / 100
今年大可买猪仔 / 101
吾家主席 / 102
关于“读《论语》之姿势”复笑凡书 / 103
陈、胡、钱、刘 / 105
谁掘此苗 / 106
“雨花”幽默文 / 108
寄怀汉卿 / 109
捐助义勇军 / 110
司法得人 / 111

关于《念经打倭寇》复陈男青书 / 113
十大宏愿 / 115
唔笃走谗 / 117
无题 / 118
变卖以后须搬场 / 119
适用青天 / 121
关于“吸烟失败”复平凡书 / 123
关于“强奸《论语》”复支先生书 / 125
欢迎萧伯纳文考证 / 127
天下第一不通文章 / 130
萧伯纳与上海扶轮会 / 132
萧伯纳与美国 / 134
论佛乘飞机 / 136
军歌非文人做得 / 138
斯斐恩斯之谜 / 140
吊热河失陷 / 141
复罗家伦书 / 142
跋众愚节《字林西报》社论 / 144
不要见怪李笠翁 / 150
复陈此生 / 152
谈女人 / 155
与陶亢德书 / 157
提倡俗字 / 159
关于《袁中郎全集》复黄柯书 / 164
关于“幽默与诗教”复郭绳武书 / 166
再与陶亢德书 / 168
发刊《人间世》意见书 / 170

《论语》文选序 / 172
关于“穿中装才是怕老婆”复岑峇书 / 173
关于《中郎尺牍》复黄杰书 / 175
关于“卸西装法”复王静书 / 176
俗字讨论撮要 / 178
假定我是土匪 / 185
一张字条的写法 / 189
山居日记（一） / 194
山居日记（二） / 197
启事 / 200
《有不为斋丛书》序 / 201
狂论 / 205
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/ 211
沙蒂斯姆与尊孔 / 217
今译《美国独立宣言》 / 221
游杭再记 / 226
跋《西洋幽默专号》 / 231
做文与做人 / 233
思孔子 / 243
记元旦 / 249
裁缝道德 / 253
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书 / 257
我不敢游杭 / 265
广田示儿记 / 270
论握手 / 275
《论语》三周年 / 279
记隐者 / 281

海呐除夕歌

此诗原名《除夕歌》，题为“sylvlester-A-bend”，后改为《春醒集》第五十六，文中除夕之意删去。兹所译者以原版为根据，录赠《语丝》第十一号以作阴历除夕纪念。译者记。

新年来，旧年过，
旧年作孽害阿哥，
给我许多苦恼，
许多愁虑忧劳。
拿来个棺木，
葬他如何？

棺木要多大？
须比海特堡（Heidelberg）
二千多斤酒桶大的多。
我要放些东西——
先别问是什么。

拿一辆，大棺车，
车底尽用厚板做。

长要长多少？
要比迈因河（Mainz）
那座古桥还要长些儿。

又大汉，十二个
应该多大？
应似柯伦礼堂中
的圣像克利斯多（Christoph）。

这些大汉子，
该拖这棺车，
直到海外天边，
葬下大洋深波，
因为这种棺木
只配这种休所。
看官知道，
棺木怎大是为何？
为要埋我的情爱
和我满腹的怨呵。

（《语丝》第11期，1925年1月26日）

劝文豪歌

胡适之先生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二十一期一篇《胡说》文中指出王统照先生翻译的谬误，并且在篇首有一首《劝善歌》劝文豪买字典译书，歌曰：

少花几个钱，
多卖两亩田，
千万买部好字典！
她跟你到天边；
只要你常常请教它，
包管你可以少丢几次脸！

但是，这样劝人买字典译书很容易变成劝人抱字典译书，此乃绝对走不通的路。而且该文中所举有一句“Thy cards forsooth can never lie”，王君竟把平常的cards字和lie字译错，变成“你的邀请单可证明永无止息时”一句不通的话，这可证明一个人英文的根底未深要靠字典译书是绝对不可干的勾当。今日译界成绩的坏未始非由学者把字典译书的信心过重所致。故顺便按原韵诌一首歪诗以劝现在及未来的译家：

落日楼头，
断鸿声里，
近代文豪，
把文法看了，
字书检遍，
终难会，
原文意。
想花两块钱，
想卖两亩田，
真正买了一部大字典。
可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！
牛头难对马嘴，
字义每每双关：
lie为“说谎”，也是“卧眠”，
cards为“纸牌”，也是“名片”
——这岂不太叫文豪为难？
这却要怎么办？
这却要怎么办？
小弟二言奉劝：
一曰不翻，
二曰不刊，
切切不可听胡适之的话，
须知名誉要紧：
千万珍重，珍重千万！

（《语丝》第31期，1925年6月15日）

《语丝》的体裁

启明兄：

自我回国以来常常有一个疑问，无论如何运用我最高的脑力，用如何读几何的分析总是答不出来。近来因为讨论到《语丝》的体裁，不免又想起来，不知道先生或是伏园，或是那一位《语丝》的朋友能用较聪敏的几何分析，替我解释一下，免得我读《语丝》、《猛进》，或无论哪一种一大张八页的刊物时，心上要每每难过。

我从小就听见我们先生说书是自右而左自上而下读法的。平常这样读法也是通的，一页一页总可以读下去。若是西洋书便只要由左而右，与读中文书籍相反，这也是很简单的。但是，自从《京报副刊》、《语丝》、《莽原》、《猛进》等等出世以后，却发觉此例不通了。无论如何翻来翻去，总找不出一个相当的读法，或尽向左，或尽向右，或尽向下，或尽向上都不行，又没人告诉我，找了好久才找出一条原则如下：

页数若依由右而左读法，其结果如下：1. 2. 7. 8. 翻5. 6. 3. 4.，凡《语丝》、《猛进》及《京报》十种副刊皆适用。

我暗想这种前无古人的数法当然有什么好处，不然何以能蒙各大编辑先生的一律采用？但是至今还不知道其妙处何在。譬如上期我读鲁迅先生的大文到第二页便不知去向，无由问津，后来

发觉在页旁有这么一个符号：

“九〇

一九”

于是我登时觉悟只须把全张倒过来便可以读得，本来由下而上的可一变而为由上而下了。但是这是什么道理？自然若将报割开而以第二张夹在第一张便可以循序读下去，但是这是不是叫看报的人必带一把洋刀然后可以看报？况且割开来一查，第一张仍旧是1. 2. 7. 8.，第二张是3. 4. 5. 6.，这有什么好处？照理岂不是应该上半张1. 2. 3. 4.，由右而左循序而进到上半张完才到下半张又由右而左循序得5. 6. 7. 8.，这一点浅显易行的办法何以反不采用？于装合订本也未见得有何阻碍。这一点琐细似不值得讨论，但是这种“翻天覆地”的读法给读者许多不便。倘是他人仍要抱残守缺，《语丝》很不必跟他们盲从。我是主张讲求外观的，所以把这一点意见写下来。

语堂

十一月十一日

[附周作人文]

语堂兄：

你所提出的问题实在不容易解决，其理由因为《语丝》只有八面，倘若再多一点便可订作一小本子了。照现在情形只有这几种办法：

一、即现在所用，第一张1. 2. 7. 8.……的折法。

二、直折，即第一张1. 2. 3. 4.……，如前此的《歌谣周刊》，但也要裁开方行，否则第一与第二张还是颠倒的。

三、折法同上而第一二张不颠倒，如前此的《晨报副刊》，但这个折法我完全反对，因为看时虽略顺便，订时却很费手脚；上下两张中间的黑线是靠不住的，若照他裁下，两张的下端便长短不齐，要裁得齐几乎非用尺量了不可，因为此外并无可以依据的标准。他们废止了那个折法而改为旧《学灯》式的长方形，我觉得很可感谢的。

四、折法同《语丝》而两张裁开，如前此的《燕大周刊》，这也还便利，但两张小纸，似乎容易散失，又于发行上也或者稍费手脚。

据我看来，这第四种或者比较的好一点，倘若大家以为旧法不好，预备改变。最好是印刷所有那样穿孔的机器，在上下两张之间穿一排邮票上的那种小孔，发行时还是一张，读者拿到手可以撕开来看。但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以实行否。

周作人

十一月十三日

（《语丝》第54期，1925年11月23日）

插论《语丝》的文体

——稳健、骂人及费厄泼赖^①

岂明在《答伏园论“语丝的文体”》一文中说起《语丝》的缘起，并把《语丝》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割切详尽，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《语丝》的性质，并且使《语丝》的朋友也知道《语丝》之所以为贵。这虽然有点似乎自夸，但是总比以何种目标，何种“使命”自豪的机关报胜一筹，因为《语丝》始终就没有什么“使命”。《语丝》只是（如岂明所说）“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”。所以有时忽而谈《盘庚今译》，有时忽而谈“女裤心理”，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，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，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。但是他的宝贵就在这一点。“办一个小小周刊，不用别人的钱，不说别人的话”，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，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，就是“甚至于不用自己的钱”。这一点并不十分容易，若是合以上二条观之。但是，那篇里头还有几句话很可以值得注意，很有意味

① 本文原收录于文集《有所不为》，名为《论语丝文体》，因删去了各小节标题和最后一节有关鲁迅和周作人的重要文字，所以此处重录。

的——“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，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，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‘费厄泼赖’（fairplay）”。这句话引起我一些意思，不妨来剖说几句，或者也不仅以关于《语丝》的文体为限。

斥文妖

“不说别人的话”即有“诚意”，这一样就不容易。我想凡能与此条件相符的，有真正诚意的人，他的言论都是有益于世，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“鞞弹”，我个人还是相信其有益。这话或者有人不懂。有人以为若江亢虎、章士钊一流人如此其“鞞”如此其“弹”，蔑以加矣的复辟崇孔一类的思想，即使加以“诚意”条件，难道还是有益吗？但是一细想，这问题又未免太理想了。章士钊、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没有所谓思想（这话又有人不懂，容下文阐明），更提不到思想之诚意不诚意。昨天在英文《导报》发现江亢虎对西洋绅士讲《书经》，初看时未免惊异，但是以为学术原与政见无关，江参政于复辟之余未尝不可以随便讲学，后来一拜读，什么二帝三王之德政略，尧舜政治为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略，《书经》的文是最好的文范略，“文明”即“文学之明”略，“文以载道”略都来了，甚至于今古文篇数且分不清楚，于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于学术有清晰的思想“压根儿”（借用玄同语）就没有这回事。思想不清的人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，自然没有所谓“诚意”，自然不会“不说别人的话”。至于思想本非不清的人，却仍旧可以乏诚意，这是我们所谓“文妖”。近来观察一些名流的议论，有文存的及无文存的，使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“野蛮文学”论。尽管你的笔墨如何高明，尽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风行一时，尽管你什么主义唱的高入云际，一察其人的行径，乃是其文

足道，其人不足观（惭愧的很，我就是曾经佩服过《甲寅》文字的一个人）。这就是其文章未尝包藏着诚意的思想——此非野蛮文学而何？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时者岂独《甲寅》一家而已！

诃鳄鱼

野蛮文学而外，还有一种思想的蠹贼根本不能“不说别人的话”的，就是一种自说为中和稳健，主持公论的报纸。世界上本没有“公论”这样东西。凡是诚意的思想，只要是自己的，都是“偏论”，“偏见”。若怕讲偏见的人，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；没有“偏见”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。因为他所谈的“公论”都是一种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，“甲方固然有几分是处，乙方又何尝绝无理由”。其实这种人又何必出来说话，除非以为既身居于文人学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来说几句，完全为面子关系，所谓“中和”者以此，所谓“稳健”者亦以此，并没有什么稀奇。我们每每看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，实益以见其肉麻。惟有加以思想之蠹贼的尊号，处之与“耗子，痲虫，鳄鱼”同列而已。因为我们宁愿看张勋的复辟，而不愿看段祺瑞之誓师马厂，宁愿见金梁的阴谋奏折而不愿闻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宣传，宁愿与“安福系”空拳奋斗而不愿打“研究系”的嘴巴，于政治如此，于思想界亦如此。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稳健派的议论，他们自身既无贯彻诚意的主张，又能观望形势与世推移，在两方面主张之中谋保其独立的存在，“年年姐姐妹妹十八岁”其实只是思想之蠹贼而已。因为虎狼猛兽我们可以扑灭，蠹贼、狐狸、耗子、痲虫我们无法预防。所以张勋可以一败不振，段祺瑞却反要变为民国功人，“安福派”可一攻则破，而研究系却仍旧可以把握政权。我们听张勋的大谈复辟尚觉得其